

■父亲节特稿



岁月

滑过父亲的手

□张金刚 文/图

想起父亲，便想起他那双手：握紧的岁月，悄然间滑过；惟余道道沧桑，记录着岁月流年。

少不更事的我，厌学成性。厌成堆枯燥的作业，厌老师无休的说教，厌同学攀比而生的自卑。逃学、捣乱是家常便饭。那时，父亲常被老师“有请”，用以招待他的便是我的种种劣迹。父亲回家，一脸怒气，二话不说，扬起巴掌冲我就来。逃不掉，便是一顿臭打。厚实有力的手，在我身上打出道道血印，反更激起了我的恨和叛逆，直至父亲手中多了荆条、棍棒、鞋底，或是一切随手可以抄起的东西。那双手，是我少年的噩梦。但梦醒之后，却是学业有成的幸福。

那几亩老田，是父亲一生的舞台。勤劳的双手，磨光了无数农具，收获了无尽甘苦。春天，他操起铁锹，锄净猪圈，堆肥备耕；夏天，他握紧锄头，挥汗田垄，点种玉米；秋天，他扶着犁铧，精耕细作，播种小麦；冬天，他拿起斧凿，修缮农具，谋划来年。辛劳过后，父亲总会用那双沾满泥土的双手，欣慰地捧出花生、红薯、果蔬及一家的希望。如今，父亲还在菜园里忙活，只为丰富我们的餐桌。那双手，是取之不尽的粮仓，保障着全家老小温饱无忧。

我们三兄弟次第而至的学业、婚事，逼着父亲曾一度背井离乡，四处打工。父亲手中握着的，便是通往城里的张张车票。小小车票，带着父亲下过山西的煤窑、入过东北的林场、住过北京的工地。那十几年，父亲辗转各地，吃苦无数。可每次回家，他都笑着交给母亲一沓钞票，送给我们一堆糖果。那次，我将一张车票递给父亲，想带他旅游。父亲却愁容闪过：“一看到车票，我便想起当年的冷饭、清



最佳演员

□马亚伟 文/图

父亲种了很多西瓜，获得了大丰收。父亲就找了汽车，去外地卖西瓜。几天后，父亲回来了，兴奋地对一家人说：“出去这一趟，赚了钱了！”说着，还把给家人买的礼物一一拿出来，虽然都是简单的小东西，但我们很高兴。因为学费问题正打算退学的我看到父亲很有成就感的样子，安下心来学习。母亲因为有病一直拖着，也舍得去看病了。就这样，一家人因为一车“卖掉”的西瓜从愁云里走出，变得开心。到了那年秋天，父亲才说，其实，那次出门去外地，正赶上暴雨，西瓜烂掉了大半，亏大了。那些西瓜，是瓜园里近三分之二的收获。因为怕家人担心，父亲只好借了别人的钱，回到家“打肿脸充胖子”，哄得一家人信以为真。后来，父亲种的桃子丰收了，卖了钱，把账还清了，才

敢告诉家人。

朋友也说起他的父亲。那年，他父亲在建筑工地上上班，只在中午管一顿饭。每到周三，父亲都会带回两个肉包子给他和妹妹吃。父亲说：“今天的肉包子管够呢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！”父亲看着孩子大口大口吃着，开心地笑了。他说：“爸爸，你也吃吧。”父亲说：“我早吃饱了，今天的肉包子管够，我吃了三个大肉包子，真好吃。”说着，还打了个饱嗝，然后笑着说：“现在打嗝都是肉味的。”他和妹妹觉得父亲真是有福气，可以美美地吃一顿肉包子。多年后，他才知道，其实父亲只发两个包子，舍不得吃，全带回来给他们。父亲的“演技”太好了！

还有位朋友说起了她父亲更加“离谱”的做法。那年她高考落榜，窝在家里不肯出门，甚至想死的心都有。家人都劝她复读，可她实在是没信心。有一天，她父亲请来一个算命的。算命的煞有介事地为家里所有的人算命，她亲耳听见算命的算出她家很多准确的情况，不由佩服他算得准。轮到给她算了，算命的说：“你是天上的文曲星，要中状元的，前途一片大好！”她的父亲听了很高兴，殷勤地为算命的递烟倒水。

她受到这样的心理暗示，去复读，真的就考上了大学。后来她才知道，“算命的”是父亲雇来的，两人提前就谋划好了，像演双簧一样，演出了这样“荒唐”而让人流泪的戏。

其实，世间的哪位父亲不是“最佳演员”？爱是他们创作的源泉，他们一生中总会自编自演那么几出好戏，让我们想起来，又想笑，又想哭。

我把父亲弄丢了

□朱云

那年，我正在读大三，有一天，父亲打来电话对我说他要过来看我。电话中我让他不要过来。从家里到我所在的学校，不仅要坐火车，还要转汽车，他一个乡下老头儿，万一走丢了怎么办？听后，他笑着说：“没事，鼻子下面是我，难道我不会问吗？”

一句话，噎得我不好再多说，只是叮嘱他路上注意安全，到的时候，一定要打电话通知我。听我说了这么多，他有些不耐烦了，连声说：“知道了！”

其实，我倒不是担心父亲有

什么事情，我担心的是，他就这样闯到我的寝室，让其他同学看到了有些不好。毕竟父亲是农村人，我所在的寝室住着的都是城里人，让她们看到后，私下里肯定又要议论我是乡下土包子。

越是不想让他找到我，他居然拎着东西就闯了进来。那时，我正在和同寝室的人聊天，看见父亲一副农民模样的打扮进来后，着实让我有些吃惊。最让我感到没面子的是，父亲的嗓门很大，又说着一口浓重的方言，那一刻，我羞得恨不得要找个地洞钻下去。

我拉着他就往外走，父亲觉察出了我的情绪，什么话都没说，只是从口袋里将包好的钱递给了我。他说：“你上学需要钱，看到什么喜欢的东西自己也买点，我这就走。”父亲离开后，我似乎意识到自己有些不对，想找他却找不到了。

我在想，他能去哪？是买了返程的票，还是在大街上乱转呢？晚上的时候，我打电话回家问母亲，母亲说：“你爸不是和你在一起吗？”怕母亲担心，我什么都不敢说，只是说父亲可能是下楼给我买东西了，于是便匆匆挂掉了电话。

那一整晚，我都很是担心，我想象不出年迈的他此时能去哪



了？忐忑不安中，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，他说，他正在火车站，马上准备回家，昨天因为一时间走迷了路，找不到回我学校的路，所以才没回来找我。

那一刻，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。其实，父亲怎么会是找不到回学校的路，他是生我的气，可又不好对我发作，所以才在马路上乱转。

我把父亲弄“丢”了，让他伤心地在马路上度过了一个不眠夜，想想心里就觉得是内疚。倒是父亲，反过来安慰我：“你的想法我能够理解，以后，我一定注意自己的形象，不给你丢脸。”

时光如流水，如今的我，再也没有当年的那种想法了，相反，觉得拥有父爱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。

而在那件事情之后，我再也没有把父亲弄丢过，我想，今生今世我都不会让他再受当年那样的委屈了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

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

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